



恐吓中国维和部队的苏丹军阀

■ 本刊特约记者 余东

Summary : Abdelaziz al-Nour Asher, head of the Sudanese rebel group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has threatened to attack the Chinese peacekeeping forces stationed in Darfur of Sudan. This has complicated the already complicated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12月11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一处由中国公司经营的油田，突然遭到当地一伙叛军的袭击。叛军在击溃1000多名苏丹政府军士兵的抵抗后，控制了油田中的设施……

这支偷袭油田的叛军，正是哈利勒·易卜拉欣率领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半个多月前，他和另一个苏丹军阀，曾同时向前来参加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发

出恐吓：“中国军人必须离开苏丹，否则……”

那一天是11月25日。此前一天，中国工兵先遣分队刚刚抵达苏丹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第一支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在半个多月里，前来修路、架桥、驻水坝的中国维和军人，受到了苏丹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但两个实力最大的苏丹军阀，却出于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中国发动了袭击。

猖狂的易卜拉欣

11月25日，抵达尼亚拉的中国工兵先遣分队，正准备与当地的政府官员沟通相关事宜。

就在此时，苏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今日消息报》，披露了一条令人

忧心的消息——苏丹反政府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的头目哈利勒·易卜拉欣，通过其弟、该组织的战地指挥官阿布·巴克尔·哈米德威胁说：“我们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中国人来这里不是为了和平，他们必须立即离开，不然的话，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会利用所有的办法，抵抗中国军队在达尔富尔的存在。”

易卜拉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何以敢对联合国派遣的中国维和军人发出威胁？

“他连二流的政治家都算不上！”就连“正义与平等运动”内部，也有人这样不屑地评价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来自扎加瓦部族。这个部族的人多半生活在乍得，只有少数人生活在达尔富尔边境地区。从小地方混出来的易卜拉欣，很早就加入了苏丹宗教

极端主义组织“国家伊斯兰阵线”，并于1991年至1994年出任达尔富尔地区的州务部长。

据了解易卜拉欣的人介绍，这个军阀的脑瓜子转得很快，在州务部长位子上没坐多久，他就谄熟了“政治潜规则”。不久，他加入了一个由“国家伊斯兰阵线”成员组成的秘密小组。日后，他在解释自己的这一选择时说：“‘国家伊斯兰阵线’不顾人民死活，不懂经济建设，还一味支持极端武装分子，所以我对它产生了不满。我选择加入秘密小组，是希望能从内部改造‘国家伊斯兰阵线’。”但易卜拉欣的一位老朋友却说，易卜拉欣绝对没有这么高尚，他只是想利用这个“精英小组”，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源，以便“最终能爬到苏丹中央政府的某个职位上……”

1998年，易卜拉欣突遇“好运”，得到了一份外国政府提供的到欧洲留学的资助。一想到欧洲的花花世界，他当即决定抛弃“革命事业”，兴奋地收拾行囊，跑到荷兰的马斯特里特大学去攻读公共健康博士学位。

就在易卜拉欣逍遥地流连于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时候，他当年参加的秘密小组，正迅猛地发展着。不久，其影响力就扩展到了苏丹首都喀土穆。易卜拉欣闻讯，当即意识到“机会又来了”。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放弃”——不再攻读博士学位，而是紧急与秘密小组取得联系，同该小组的19名高级成员密谋下一步的行动。

不久，易卜拉欣在荷兰公开宣布，以秘密小组为基础，组建“正义与平等运动”。2002年3月5日，坐上“正义与平等运动”头把交椅的易卜拉欣宣布，该组织开始举行“武装起义”，在苏丹各地展开“武装斗争”……

但是，苏丹人很快就发现，易卜拉欣和“正义与平等运动”，都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就连该组织内部的不少人，也对易卜拉欣颇有微辞——他在要求手下“学会过勤俭日子”的同时，自己却娶了好几个老婆，甚至还娶了一名西方女子，并在荷兰筑了一个安乐窝，

“每隔三四周，他总是要返回欧洲一趟，号称是‘拉赞助’，其实是跟老婆会面去了。”此外，他一边让手下向政府军发动袭击，一边却指使亲信到喀土穆跟中央政府谈判，就他能当多大的官讨价还价，他的不少下属还抱怨说：“更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他指责中央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联手掠夺达尔富尔的石油资源，可暗地里他一直在跟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眉来眼去，他的一些亲属甚至已经在西方石油公司里当官发财……他究竟想干什么？”

最大军阀嗜杀成性

有分析说，易卜拉欣对中国维和工兵的恐吓，实际上有着深刻的西方国家的背景。加上他重兵在手，外界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那么，易卜拉欣对中国维和军人的威胁到底有多大？

据美联社报道，在苏丹南部18个反叛武装中，“正义与平等运动”的武装实力最强，易卜拉欣堪称该地区最大的军阀。他手下的专职战斗人员有近1000人，非专职战斗人员约3000人，他们平时种地或做买卖，但一听到易卜拉欣的号令，就操起枪支变身武装人员。他们擅长偷袭战。今年10月1日前后，易卜拉欣派出1000多名武装分子，对非盟维和部队的营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死10名非盟维和军人，另有50余人被掳走，至今下落不明。

美国“全球安全组织”的专家称，易卜拉欣旗下的战斗人员训练有素，不少人都曾在苏丹邻近国家的正规部队服役。此外，这支军阀配备有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在与苏丹政府军的交战中多次获胜，并至少击落过两架苏丹政府军的武装直升机。不久前，易卜拉欣甚至

指使手下袭击中国占有股份的“大尼日尔石油运营公司”的一处油田，绑架了5名石油工人。

有分析说，正是因为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易卜拉欣才敢如此狂妄。目前，在苏丹南部地区的18个反叛组织中，除“正义与平等运动”外，其它组织都于今年10月开始，先后同意与政府展开和平谈判。但由于易卜拉欣拒绝参加，致使苏丹南部地区直到今天仍未能实现和平。对此，有媒体分析认为，易卜拉欣并非真的不愿与苏丹政府谈判，而是在等待时机——其一，等待苏丹中央政府给他提供一个好位子；其二，等待西方主子的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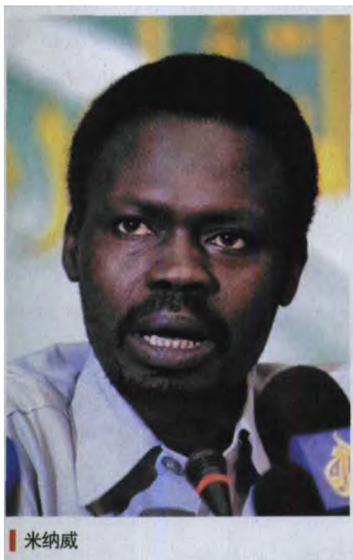
不见光的米纳威

与易卜拉欣同时向中国工兵先遣分队发出恐吓的，还有一个叫米尼·阿屈·米纳威的苏丹军阀。他领导的“苏丹解放运动”，旗下有10支反政府武装。

“中国人来到达尔富尔地区，是执政党的意思，他们不是来保护平民的，我们视其为政府军的支持者。所以，他们也不能免遭攻击。”与易卜拉欣相比，米纳威对中国维和军人的恐吓，显得更加露骨和凶狠。

对外界来说，米纳威的身世一直是个谜。迄今为止，人们只能猜测他“大约生于1972年”。但对于他的残忍，苏丹人人所共知——

2006年7月，米纳威亲自指挥反政府武装，对达尔富尔北部的卡尔玛镇发动大规模袭击，屠杀了至少80个平民。2007年9月30日，米纳威手下的“苏丹解放军”，对位于达尔富尔的一处非盟维和部队基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死了12名维和军人。袭击事件发生后，



米纳威

米纳威跳出来叫嚣说：“这些到达尔富尔的外国军人，根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看！”

米纳威会对中国工兵先遣分队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对此，喀土穆的政治分析家拉瓦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得从米纳威的政治意图来分析，但是，“我们一直无法摸清米纳威的终极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神秘、很难对付的对手”。

中国维和军人严阵以待

苏丹两大军阀易卜拉欣和米纳威对中国维和军人的恐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在两个军阀发出攻击威胁的当天，即11月25日，苏丹内政部新闻处发表声明指出，任何侵害中国军人的行为，都是对国际社会的侵犯。“苏丹警方将履行其保护维和部队的职责，并将有效地应对任何针对维和部队成员、设施和财产的恐怖袭击行动。”

同一天，南达尔富尔州州长阿里·马赫穆德也向新闻界表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使命是协助落实2006年5月签署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及保护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安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部分的有关规定，维和部队有权为了自卫、保护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以及难民营的安全而使用武力。

据悉，一批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即将飞赴设在达尔富尔的维和部队营地，以确保维和部队的安全。

此外，抵达南达尔富尔的中国工兵先遣分队，已经受到了非盟维和部队的严密护卫。后者在中国维和军人营地的周围建立了防护带，派重兵进行全天候守护。

根据联合国的决议，2008年，将有总共2.6万人的维和部队陆续部署到达尔富尔地区，以全面展开维和行动，彻底结束这里的血腥冲突。在这支规模庞大的“多国部队”面前，易卜拉欣和米纳威等苏丹叛军头目，还会轻举妄动吗？！■

（编辑：许陈静）

红党主席是医生 他给台湾治“独”病

■ 本刊特约记者 胡又中 发自台北



红党主席陈耀昌（左）与该党“精神领袖”施明德

Summary : The creation of Home Party (or Red Party) in Taiwan has added another variable to Taiwan's elections in 2008. The party was set up by the Red Shirt Army, millions of protesters who wore red shirts while holding the "anti-corruption and depose-Chen" sit-in protests in September 2006. The article tells how Home Party's first chairman Chen Yaochang, a doctor, became a politician.

12月6日，台大医院法医科办公室内，陈耀昌站在一幅鲜红的抽象画前。“就是这张画启发了我。我是血液肿瘤科医生，我愿意用血液的颜

色——‘红’来命名我的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蓝绿对峙’，让台湾生病了，‘红党’就是台湾新的血液。”

此时，距11月25日的红党成立酒会，刚刚过去10天。台湾岛内，对红党及其首任党主席陈耀昌，有着各种各样的揣测。“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红党’，是大陆的‘红’，是共产党的‘红’。”陈耀昌朗声大笑：“但是我不怕！红色是国人的喜庆色，是吉祥，是热血，是生命的力量，我为什么不能用？”

“李敖是我的启蒙老师”

“春秋战国之时，虽有‘诸侯国’的壁垒，但整个中国人的‘天下一体’